身心两安 自在磐安

■陈新森

春风又绿江南岸,水碧山青画不如。在磐安,春天的绿牵着花儿的手,在万山之国、四江之源荡起花漾,山花烂漫,绿草如茵,一簇簇,那是眼中的五彩琉璃 ,一片片,那是生活的花样年华。浙中“大花园”,醉美“氧吧城”。穿越游走在磐安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仿佛有一种奇妙的时间魔法,可以忘记时间,忘却烦恼,让心灵放飞,让节奏放缓,在这里,享受最宁静的时光,体验最惬意的慢生活,品味最道地的山居日子。

绿色是磐安的底色,高达80.4%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浙江版图上的一块翡翠。磐安大地林海茫茫,满目青翠,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盆景。在黄檀林场、园塘林场、百杖潭景区、高姥山景区,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1万多个。磐安生产的空气罐头不仅国内畅销,还卖到了欧美国家。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在磐安是免费的。来磐安吸吸氧,让自己的肺吐故纳新,精神倍儿爽。逃离那些遭受“十面霾伏”的地方,好好待在“浙中大花园”里醉氧一回、奢侈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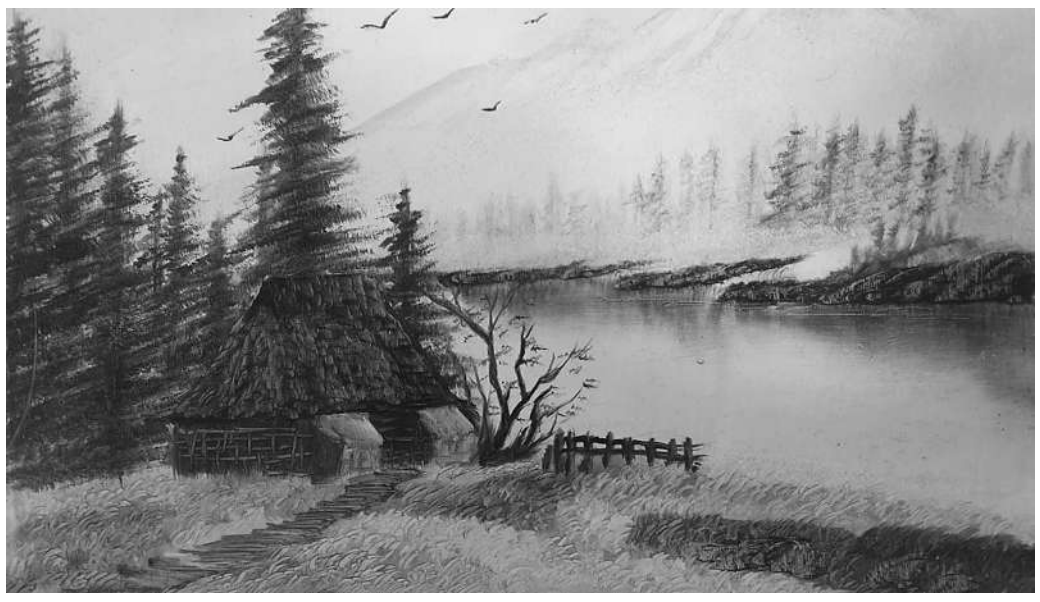
水是生命之源,磐安的水那可是天然的矿泉水,味道有点甜,因为它从源头而来,从森林流来,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和侵害,那些大城市里来的游客返程了还要倒满一杯山泉水,甚至不辞路途艰辛,捎上一桶磐安水,带回城里煮水烧茶,全家享用。

山之祖,水之源,不仅给人提供了气养和水养,还孕育了迷人的自然风光,高峰、深涧、峡谷,千姿百态,错落有致。5200多座山峰里,有浙东祖山大盘山、有高山湿地高姥山、有定情胜地青梅尖,这些山峰或巍峨壮观、气象万千,或石崖峻秀、飞瀑流泉,或清水潺潺、古树参天。历代文人雅士留下来许多歌赋诗章,“直上盘山最高峰,千山万壑动秋风。遥观海北千层浪,信是江南第一峰。”“万里云山一破裘,玉潭瀑布几春秋。浑如匹练悬千丈,奇巧功夫孰与伴。”……这些诗文浸润这方奇异灵秀的山水,融入大山儿女的血脉,也让悠游在此的游客进可登高望远,退可倚栏听风,随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姿态,裁一缕春风,煮一壶山茶,寄情山水间,心驰天地外。

许多人来这里探幽寻源,婺江、瓯江、灵江、曹娥江,浙江的几大水系,这里都是主要发源地。有水的地方总是有说不出的灵气和秀美,森林季相色彩多变,奇花异草不时惊现,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林中自由穿梭,你可以和树林对望,与花草对话,与鸟兽对鸣。这里没有俗世杂务的纷扰,也没有争名夺利的喧嚣,自然的声音悦耳动听,满山的朝露冰肤醒心。在莽莽苍苍的森林里,循着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涓流,一路溯源,一路不曾遇见的美景,一路探寻一切想知道的自然谜底。“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不经意间,疑惑自己到底是在找江河之源,还是在找静心之地。

村口新砌的乌石长廊,妙手装点的文化礼堂,还有随处可见的景观小品,让人感受到古村的时代气息。你可以选择在这里的某家民宿住下,累了,小楼一夜听着雨;烦了,泡壶龙井等花开;闲了,手持书卷不问事;倦了,枕着梦香到天明。第二天一早,晓风晨雾,山川空濛,去村边的田野走走,翠绿的庄稼、不知名的野草、那冰凉爽净的露珠,还有那些晨起而作的村民,给人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舒心和畅快。山情水趣,田野清气,涤荡了内心的焦灼和郁闷,释放了紧绷的神经和压抑,仿佛与大自然融在一起,一种久违的释然和闲适漫卷身心。

不管是“中国第三圣地”婺州南孔榉溪村,还是“中华羊氏第一村”双峰大皿村,抑或是浸润在理学名宗里的双溪乡梓誉村,无不让人领略到穿越千年时间的文化积淀。磐安占尽了山水之形胜,也留住了心底之乡愁。那些散布于山水之间的古村落,镌刻着先人们创造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这里的一座祠堂、一棵古树、一眼深井、一扇花窗,都可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蕴含着一个曲折动人的传说,悠然慢行在时光深处的老村落,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略显黛色的记忆缓缓打捞出来,如尘往事与静默村景交错叠现,繁华与荣耀,纷争与纠结,飘散在风中,唯有村口的那棵古树依然苍翠,门前的那条小溪照常流淌,那颗焦躁疲惫的心仿佛有了安顿之所。



风景(刀画) 作者:王倩

刀画,顾名思义是以钢刀代笔作画,采用油彩原料,先在油布或纸上涂抹,通过自制刀具在木板、布、纸上有规律地刮减,达到理想效果。在作画时,以采取刮、拉、挫等刀法为主,画笔、布和泡沫等工具为辅,在画面上充分体现了刀法的精湛,真是刀刀有章,刀刀见法。刀画集国画、油画之长,补二者之短,集立体感、空间感、真实感与色彩极强的突出特点及结合表现于一体。写实效果极强,贴近自然,是中西画法的碰撞。

立夏的民俗

■钟芳

二十四节气里,立夏预示着季节的转换,为一年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又称“立夏节”。古时,立夏和立春一样,皇帝必须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去迎夏,以表达对丰收的企求和美好的愿望。而后许多民风习俗也随之产生,有些风俗至今还在我的家乡鲜活地保留着。

“迎夏之首,末春之垂。”饯春迎夏是第一件事情。吴藕汀《立夏》诗说:“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樱笋饯春归。”人们因大好的春光明媚过去了,未免有惜春的伤感,故会备酒食为欢,就像是为远行的友人送别一般,名为饯春。立夏日当天中午,家乡人往往要在自家院子里办一桌饯春筵宴,迎接夏天的到来。烧饭用的是糯米、豌豆、腊肉、笋丁等掺和在一起,煮上一大锅,无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令人垂涎三尺。菜肴中必有面筋、螺蛳、酒酿、咸鸭蛋、粉蒸肉、香椿头、苋菜等特色菜肴。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聊天,其乐融融。

俗话说:“吃了立夏蛋,热天不疰夏”。立夏时节是天气渐渐炎热的开端,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有身体疲劳四肢无力的感觉,食欲减退逐渐消瘦,称之为“疰夏”。记得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鸡蛋平时舍不得吃,都是卖了换油盐火柴。到了立夏,母亲必用清水煮熟一大锅鸡蛋,每人分上几个。幼时的我不太喜欢吃煮鸡蛋,母亲就哄着我说:“吃了立夏蛋可避免疰夏,并且不会生疮、癞子麻子也不会长。”当时为了长得漂亮好看,我只好吃下。

而立夏日最有意思的活动,要数用大扛秤“称人”。据说在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就不怕夏季炎热,不会消瘦,顺利度过炎夏。几个村里人在屋梁或村口大树上挂上一杆大秤,然后乐呵呵地等着大家前来称重。掌秤的往往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人到的差不多了,掌秤老人站到人群中间,咳嗽两声清清嗓门,宣布称人开始。大人用双手抓住秤钩,缩腿悬空称重,小孩子臂力不济,则坐到箩筐里称重。每当掌秤者高声报出斤数后,跟着会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尤其孩童和青少年,在得知体重增加之后,个个欢呼雀跃。当称到那些腼腆的胖媳妇们时,大家想尽法子百般戏弄逗乐,那愉快爽朗的阵阵欢笑声,不时在青山环绕的乡野上空荡漾。

传承“土与火的青瓷艺术”——

杭州工匠嵇锡贵“容不得瑕疵”

■叶梦、肖芳

嵇锡贵出生于1941年,浙江湖州人,是我国唯一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是杭州西溪贵山窑陶瓷艺术馆馆长,其作品也多次获国际、国家级大奖,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收藏,是杭州市政府认定的首届“杭州工匠”。

结下不解之缘 与陶瓷相伴至今

1957年嵇锡贵初中毕业的时候,碰巧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来招生。当时学校不要学费,还分配工作,喜欢画画的她毫不犹豫报考了青花班。后来她又考上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从多位景德镇老艺人身上学到了国画、花鸟、人物绘画技法,制陶工艺釉下彩、釉上彩、青瓷刻花一个也没错过。

陶瓷学院附近的湖田窑是宋代生产影青刻花的窑址,还是学生的嵇锡贵就常常去捡瓷片把纹样临摹下来。古代越窑刻花工艺手法没有遗存,她就根据浙江瓷土特性,对各种纹样进行了技法尝试,后来刻花就成为了她陶瓷创作的代表性手法。

毕业那年,全年级就嵇锡贵一人被分配到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多次实践,她自创了铁骨泥刻花技法(铁骨泥就是青花的下脚料,一般用来压边或包口,它颜色深厚、古朴,一般起到陪衬作用),还结识了以陶瓷雕塑见长的丈夫。1986年,夫妇二人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浙江。

2013年5月16日,以嵇锡贵和她丈夫名字命名的“贵山窑陶瓷艺术馆”,在西溪湿地公园开馆,馆中摆放着两人最具匠心的作品。嵇锡贵以陶瓷彩绘见长,作品精美瑰丽;丈夫则精于陶瓷雕塑,作品大气灵动。两人因陶艺结缘,在陶瓷艺术领域相互合作,以其学养与才华和两人的心灵默契,创作出独具品格的优秀作品。

其中,《婴戏系列》就是由嵇锡贵夫妇二人于2000年合作完成的。作品中的8个瓷孩子,有半蹲张望的、起舞弄袖的、盘坐捧鸟嬉戏的、倒立练绝活的、捂耳点鞭炮的,还有趴着晃脑袋的。既有男娃儿,也有女娃儿。2011年她丈夫因病去世,《婴戏图》还剩下三套瓷胎,后来嵇锡贵将它们一一烧制出来,这也成为他俩今生的“贵山窑”绝唱。

用心传承 实践出真知

按照景德镇的老手艺,一个成品有72道不同工序,从揉泥、拉坯到器皿装饰,每个工序都由不同的师傅来完成,但嵇锡贵却“一手抓”所有的工序。她认为只有长期实践,磨练自己的技艺,才能“熟能生巧”,成为能工巧匠。在这种坚持中,嵇锡贵摸索出了三个独创的手法:青花彩绘、陶瓷釉下综合和陶瓷釉上彩绘装饰。

嵇锡贵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希望我的学生不仅能画山水人物、刻花,还要掌握制瓷的全套工序,我自己也会倾囊相授。”她对徒弟的要求极严,要求他们每天9点前必须到工作室。周五下班后,大家轮流打扫工作室,很多参观过工作室的人都感叹:“这哪像陶瓷工作室,居然一尘不染!”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嵇锡贵就要求徒弟们苦练基本功——从画线条开始。另外,每周要有两张素描写生,画好后就钉在工作室的墙上。2013年底,她每个学生的作品装订起来,足有厚厚的一本。

嵇锡贵说,陶瓷艺术是“土与火的艺术”,古代人烧窑都先敬风火神。而自己曾经烧失败的作品不计其数,有一点瑕疵,她就打破重来,一件作品往往要花费半年时间,每件作品,都要很花心思,也不重复做第二件。

大时代里的漂泊与坚韧

——读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

■张光茫

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位励志演讲家,但他前半生的人生路程,却有着催人奋进的力量。近读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讲述湘西顽童沈岳焕如何一步步从小兵到沈从文,到北平成为文学青年,再一点点成为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天才、勤奋以及文学青年都面临的困境,沈从文一概经历着。大时代中的文学一叶,漂泊却坚韧。

这部传记自1902年沈从文出生始,至1948年沈从文为悼念好友朱自清而作文终,完整讲述了前半生走出湘西,闯荡北京、上海,流转武汉、昆明、青岛等地的过程。相较于后半生在政治动荡中委曲求全,孤独、苦闷地从事历史博物馆讲解员、服饰史研究工作,他的前半生更为明朗快意,虽辗转漂泊,但对文学和爱情的追求充盈于心,颇为自在惬意,《边城》《湘西》《长河》等代表作都是前半生写下的。此时,虽也有对时局的忧虑,但是毕竟能守住内心的精神一隅,其真实朴素的思想情感都蕴藏于文字之中。读之,可一睹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氛围,以及当时的文人生存状态。

张新颖笔下,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前半生的传记,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平常,他的哀乐与悲欢,他的“人格放光”与精神痛苦,从一开始,就与一个更大的世界联系着。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这种对人生思考的方式贯穿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1930年,沈从文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未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在武昌又眼见许多烂污与恐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处于诸多苦闷中的他,常常向远在美国的好友倾诉,而这段经历展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态度。在写作《边城》的过程中,沈从文在一次返乡时忽然意识到,他正在写作的《边城》无法“对应”当年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那些小人物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是他应该尽力书写的。这便是《长河》的酝酿过程。

阅读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胡丁沈”三人在上海办刊物、做出版的事。1928年底,“胡丁沈”三人向胡也频的父亲借了1000元,每月三分利息,合租了萨坡赛路204号,楼下做“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二、三楼住人。后来,人间书店请他们代编《人间》月刊,三人还以余力办起了一家小出版社。彼时胡也频25岁,丁玲24岁,沈从文年纪最长,也还不满26岁。只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沈从文和他的朋友们就关了出版社,停了刊物,背了债务,就像丁玲说的那样:“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而今的年轻人好像比他们幸运了很多。

4年前,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当年的口碑之作,一位杰出作家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沉浮跌宕,其复杂而漫长的心路历程令人叹惋。如今再读这本《沈从文的前半生》,正如张新颖在书前《说明》中所言:“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

一针一线总关情

——廖春妹与她的台州刺绣博物馆

■记者潘仙德 通讯员陈胡南

廖春妹从8岁开始学艺,到如今已是知天命的年龄,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对传统手工艺的那份坚持与执着。40多年来,廖春妹刺绣从未中断过,成为台州刺绣文化传承与发展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廖春妹出生于1966年,那是一个“家家有刺绣,户户有绣娘”的年代,台州在册登记的绣花女就有15万。8岁大的春妹在母亲与外婆的影响下就学会了刺绣。

因为舅舅在上海轻工业局工作,廖春妹和母亲靠着自信的手艺,后来前往上海。16岁的她找到了上海的一家厂商,问厂长:“我想承包生产一些产品,有没我能做的东西?”厂长佩服她的勇气,给了她三条样本手帕,每样300条,许诺其如果质量达标,后期还可合作。

带着样品回到椒北的廖春妹,在家乡的服装厂里吃到了闭门羹。厂长觉得她年少稚嫩,竟然想吃“私家饭”,不愿意让厂里的工人帮忙制作。

没有厂方的支持,从前只会照猫画虎的廖春妹,只得自己充当设计师。独立难支的她,还高薪聘请了当地妇女做帮手,自己当起了“老板”。廖春妹一心想要一炮打响,她不满足三条手帕样本的图案,没有学过美术设计,她愣凭着回忆童年时看过的民间刺绣图案,画了十几天,设计出了第一批作品的图案。

从代加工到自主生产产品80%的合格率,也让她淘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23岁时,她创办了台州绣都服饰有限公司。

其创作的作品《虞美人蛱蝶》、《凤戏牡丹弧形大披肩》、《和谐中国手绣大披肩》等参加深圳文博会、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多次获国家级金奖。G20杭州峰会的国礼手包、送给外宾的国礼“龙凤袍”,这些东方文化色彩浓郁,并具有浪漫现代气息的刺绣作品受到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好评。

廖春妹传承着“台州刺绣”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将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引入台州刺绣的服饰品设计中,注重服饰品风格与装饰性工艺的结合;在刺绣图案的设计上,廖春妹借鉴了中国画、现代绘画的元素;在刺绣工艺术针法上,她在传统的刺绣针法中融入许多个人创新技艺,为刺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从中创造出独具个人风采的刺绣作品。

源于对刺绣的喜爱,30多年来,廖春妹遍访各地藏家,收藏了近万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刺绣作品,其藏品跨越明、清、民国,涵盖全国各地其他绣种,涉及衣饰、肚兜、荷包、枕顶、云肩、靠垫、鞋帽、屏风、绣画,以及婚庆服饰等类目,其中不少为孤品,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技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藏品业内专家认为,其在刺绣收藏方面,无论是数量和艺术价值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民间刺绣的传承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筹建台州刺绣博物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廖春妹为了收集古代绣品,走遍农村的大街小巷,全国各地的集市,甚至单独深入村寨,搜集各种各样的刺绣作品。有些绣品是从农妇手中低价买入,有些则是从收藏家中高价获得。“因为刺绣的材质大都是丝缎布匹,不易、不懂得如何保护,使得大理古代绣品损毁。”廖春妹对此感到十分可惜。

提及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建立台州刺绣博物馆和台州府城刺绣博物馆,廖春妹表示,“我希望将台州刺绣博物馆打造成中国刺绣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为国内外的广大刺绣爱好者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创作的地方,并以此为契机,弘扬台州传统工艺刺绣,弘扬台州的城市文化。”